



红瓦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短篇小说集

农村读物出版社

7.7

红 瓦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短篇小说集)

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印张 141,000字
1976年1月第1版 1976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01—300,000

书号 10168·120 定价 0.36元

“农村版图书”出版说明

遵照毛主席“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以及“要关怀青年一代的成长”的教导，我们从全国近期出版的图书中，选拔出一批适合农村需要的读物，作为“农村版图书”出版，向全国农村推广发行。

“农村版图书”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根据党的政治任务、农村各项方针政策和三大革命运动的实际需要进行选编。读者对象是广大贫下中农、农村知识青年、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村中小学教师。“农村版图书”的内容，包括政治读物、社会科学基础读物、文学艺术读物、文化科学读物以及工具书等。

选编“农村版图书”是件新的工作，希望广大读者和有关方面的同志帮助我们做好这项工作。

农村版图书编选小组

毛主席语录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目 录

交鞭记	金 河 (1)
大路旁	何春生 (11)
鞋	周山湖 (25)
草原风雨	班文中 (43)
延安的种子	华 彤 (57)
春风峪	贾雪芹 (71)
红瓦	刘 戈 (81)
山寨钟声	雨 煤 (96)
写给农场党委的报告	苏 炜 (115)
山村兄妹	黄河清 (129)
养鹿班的新战士	吴志华 (144)
牧马姑娘	丛培德 (151)
青春似火	未 央 (167)
柳翠	张翊翔 (186)
在前进的道路上	汲 军 (203)

交 鞭 记

金 河

一提起东山湾生产队的车把式潘国旺老汉，不少人都说他“古怪”。

第一，他是赶大车的，但是你总听不见他的鞭子响，他车上的大鞭没有鞭梢儿。再看那绳绳套套，疙瘩连串的。他身上那件老山羊皮袄已经穿了十几年，快磨成光板儿了。去年冬天，队里给他买了件新绵羊皮袄，可他说啥也不要。

第二，他把节俭的原则也用在说话上。他平时很少说话，黑胡茬包围着的厚嘴唇总是紧抿着，到非说话不可的时候，才迸出叮叮当当的几个字。有人说：“老潘头说话都得上秤称！”

老潘头的第三个“古怪”，是最近一个多月才在人们中间议论开的，这就是他对潘铁柱的态度。

老潘头今年快六十了。他从十七、八岁就给地主赶大车，冬天一件露肘子的破棉袄，夏天一件将将盖过肩头的小褂，冒严寒，忍酷暑，挨打受骂，历尽艰辛。解放后，从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直到现在，一直给队里赶车。大家看他年纪大了，又有关节炎，继续赶车太劳累，决定给他物色一个替手，挑来选去就看中了潘铁柱。

铁柱是老潘头的叔伯侄儿，今年二十一。小伙子初中毕

业后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已经三、四年了。在农村的风风雨雨中，铁柱的思想觉悟提高了很多，一锄一镰，样样农活也学得蛮好。论力气，全队他是数一数二的，胳膊一伸，块块肌肉象大蒜瓣子似的，一敲胸脯咚咚响，是个公认的“车把式材料”。

铁柱对赶大车向来兴趣很高。这回一听说让他接替大伯赶车，自然高兴得一蹦八丈高。铁柱心想，江南撑船，北方赶车，只要肯学，没有三天的力巴，接过来就是了。于是他兴冲冲地去找老潘头办“接交手续”。不料大伯胡子一翘，眼睛里射出一种恼怒的光来，烟袋锅在炕沿上敲得山响：“想得可轻快！你给我老老实实学！”铁柱碰了个硬钉子，便来找李队长。李队长笑得前仰后合，然后告诉他说：“等把你大伯的那一套学到手，鞭子就到你手了，好好学吧！”铁柱子想了一下，觉得大伯做得也有道理：大车是集体的财产，跟哑巴牲口说话，自己什么也不懂，万一弄出事来，给集体造成损失就不好了。这以后，铁柱子就恭恭敬敬地学起来，他处处留心，勤学好问，认真琢磨，经常实践，不到一个月工夫，车上的一套活已经摸得个差不离儿。从绳套使用，到牲口脾性，从上坡下梁，躲车选道的注意事项，到运载时的装卸捆扎方法，甚至连哪根绳放在哪儿用起来方便，都能说得出口，干得来。大家议论：“铁柱子行了，这回老潘头该交鞭子了！”铁柱子心里美滋滋的。一天，他很策略地向老潘头做了个试探：“大伯，你年岁大了，腿脚不行了，明天出车我自个儿去，你在家……”铁柱这边“歇”字还没说出口，老潘头又使劲敲着他的烟锅子。凭着一个多月细心观察，铁柱知道大伯一使劲敲烟锅子，就是心里不痛快，便急忙改口说：“……歇不住去也好。”老潘头翻了侄子一眼，气

呼呼地警告说：“别跟我要滑头，你给我老老实实学！”

铁柱又碰了一鼻子灰，嘴里直嘀咕：“大伯的脾气真怪！”有的人听了这件事就来找老潘头说情：“铁柱样样都拿得起，放得下了，你该歇歇了。”老潘头微微摇摇头：“差早哩！”人们又说了一些应该快交鞭的理由，老潘头还是摇着头说：“差早哩！”你再说，他不吱声了。这样，“古怪”的老潘头又添了一条“古怪”：死抱住鞭杆不撒手。

这几天，铁柱老老实实地跟大伯赶车，再也没提接鞭子的事，但是他总在琢磨。他虽然对大伯的用意还弄不清楚，但是他尊敬大伯，相信大伯。大伯决不会平白无故给自己出难题。大伯的脾气他是知道一些的：对任何人的缺点和错误，他都不会轻易放过。不过，他的批评方法不是大套的讲演，只是给你点一下，让你自己去思考。这天晚上，铁柱躺在床上，一页一页地翻着脑袋中的日记，想查一下大伯什么时候还使劲地向他敲过烟袋锅……噢，想起来了！

那是十几天之前，他们爷俩赶着大车去县里拉水利器材，只见迎面来了一辆大车，车上的三头牲口个个脑门儿上一簇红缨，脖子上带着铜铃，一溜小跑，铃铃直响，真神气。前车耳上插着一杆大鞭，鲜红的鞭缨象一团燃着的火。两车靠近了，不知那赶车的小伙子是不是有意想在铁柱面前露一手，只见他抡起大鞭，“啪，啪”两响，鞭声在山里回荡了半天。铁柱也禁不住去摸自己车上的大鞭，可是抬头一看，心里又凉了：老潘头的大鞭是没有鞭梢的哟！看铁柱那个眼馋劲吧，眼睛里好象要伸出两只手来。他真想夺过大鞭甩上两响，向那小伙子显示一下：铁柱不次于你！铁柱又低头看牲口脖子上的补

了又补的破套包，看看那疙瘩套，更觉得自己寒酸了。他自言自语地说给老潘头听：“看人家那大车！”老潘头早看穿了铁柱的心情，便直截了当地吐出四个字：“不图那个。”铁柱又说了句：“套包子也该换换了！”老潘头使劲地磕着烟袋锅说：“我才补了十多年，还没补够哩！”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想到这里，铁柱高兴一骨碌爬起来，想要去找大伯。他知道大伯一年四季不在家睡，总是跟饲养员住在一起，帮饲养员照看牲口，便向饲养处跑去。他跑到饲养员的住处一看，屋里没人，大伯的铺盖上放着一本介绍学大寨先进典型的小册子。看来大伯是刚学习完，但是人到哪里去了呢？铁柱到院里转了一下，也没找见。猛听见牲口棚里有低促的吆喝声，他往棚里一看，黑忽忽的，好象有一个人在那儿站着。他到跟前一看，正是大伯。只见大伯叼着烟袋，左胳膊夹着簸箕，右手一把一把地给各个槽上牲口添料。虽然是黑夜，但铁柱也能端详出大伯听着牲口均匀的嚼料声时这种喜悦的神情。

“大伯，饲养员呢？”铁柱问。

“有急事。”

直到喂完料，老潘头才进了屋。老汉平和地扫了铁柱一眼，打破惯例，这次他先说话了：“干啥来了？”

铁柱抓着头皮，带着不好意思的神情笑着说：“大伯，我来看看你……”

“看我干什么？”

“不，”铁柱又急忙纠正自己的话说，“我来向大伯检讨。……艰苦奋斗，勤俭办社的思想在我脑袋里还没扎根儿，那天碰上那大车……”

铁柱还要从头说下去，老潘头“嗯”了一声。铁柱心里七上八下的，心里想，这回非挨一场好训不可！

大伯进了屋，装上一袋烟，坐在炕上慢慢地吸着。铁柱留心观察大伯的神情，见大伯眼里闪着和悦、沉思的光，这才放下心来。

“刚办社那阵，咱们只有这么多牲口——”大伯说着，伸出四个手指头。

“四头？”铁柱试探着问。

老潘头摇摇头笑了：“四条驴腿。别小看，这比王国藩那个社还多一条呢！再看现在，牛马驴骡四五十头，大胶车三辆。生产大发展靠啥？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靠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咱们赶大车，不是图好看，讲气派！可花可不花的钱，咱们坚决不花。俗话说：‘一天省一把，十年买匹马’。”说到这里，老潘头再一次提醒铁柱：“好好学，该学的东西多着哪！”

从饲养处回来，铁柱象吃了一顿蜜糖，心里那股甜劲就甬提了。在他的记忆中，大伯是第一次这样长篇讲话，这使他感到了大伯对他的爱抚和信赖。他一边走一边想：人们说大伯说话“用秤称”，不对。大伯的手、脚都会说话，他是专用行动来教育人的！

打这以后，铁柱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教导，一言一行都照大伯说的那样做，套包破了，他抢着补好；喂牲口掉几根草节、几个豆粒，他都拣起来；出车路上，看见小铁钉烂绳头，也跳下车拣起来，放在新做的“百宝箱”里；再看见甩大鞭的，他也自然地用大伯的话说：“那顶啥，咱不图

那玩艺!”

你想，这回老潘头该交鞭了吧？不，事情可不那么简单。潘国旺老汉还是握着大鞭不撒手，一晃又过去了一个多月。老潘头还有什么不放心呢？铁柱没再去试探，老潘头也没再敲烟袋锅儿。

眼下就到三月初。东山湾生产队治山、治沟，建设稳产高产田正在抢时间。老潘头跟铁柱一起，赶着大车每天从鸡叫到掌灯，马不停蹄地拉石头，运土块。忽然一股风吹进了铁柱耳朵，说北沟生产队常年有一辆大车在外头拉脚，每天都挣几十块钱，就咱生产队的车，常年在家转悠，尽图舒服！

铁柱一听就火冒三丈，饭也没吃，就跑去找老潘头。

他说：“大伯，你说咱们大车在家干活是图舒服吗？”

老潘头一时有点摸不着头脑，看着铁柱嘴撅得能拴住驴，便问：“什么舒服不舒服？”

铁柱气得直喘粗气，连说带发牢骚，把听到的闲话又说了一遍。

“这有啥！”老潘头平静地说。

“累得个腰酸腿疼，还落个图舒服！”

“你想让每个人都说好？”

“我，我……”铁柱在气头上，连话也说不成个儿了，便一屁股坐在炕沿上，低着头生闷气。

“照你说该咋办？”老潘头问。

“争口气，咱也出去，看咱是不是怕苦的手！”铁柱这句话刚出口，只听大伯的烟袋锅在炕沿上又磕得哒哒直响。铁柱心里猛一震，看大伯面带怒色，于是急忙收住话头，不吱声了。

“争啥气？比赛走邪门歪道？”老潘头把烟袋一挥：“不图那个！”

正在这时，门“吱”地一声开了，李队长急匆匆地走了进来。一看阵势，知道铁柱子准挨“训”了，便问老潘头，老潘头扭头看了铁柱一眼说：“把你那‘委屈’给队长说说吧。”铁柱只好把刚才爷俩争论的事向队长说了一遍。李队长“噗哧”一下笑了，拍着铁柱的肩膀说：“柱子，光知道不怕苦不怕累还不行，还要看准路线。为走社会主义道路吃苦，那是对的。在邪门歪道上吃苦，吃苦越多，危害也越大。咱们种庄稼的，不搞‘以农为主’，不搞农田基本建设，只顾派大车出去拉脚赚钱，那不成了‘以副伤农’了吗？”

铁柱低头坐在炕沿上，思绪象黄河的波涛，滚滚翻腾。大伯和李队长的话使他感到很惭愧。是啊，学赶车光学耍鞭杆还远远不够，关键是认路，是叫车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路线走啊！他默默叨念：“还是大伯说得对呀，应该学的东西多着哪！”铁柱抬起头来，心里松了一口气，下地就往外走。

“干啥去？”李队长一把拉住了他。

铁柱憨厚地笑着说：“把辕马的套包子补补，明天早早地给水坝拉石头去。”

李队长见柱子这股火性劲儿，笑着说：“等等，还有件事要跟你们爷俩商量呢。明天你们的车得出一趟门儿。”

“搞副业去？”铁柱吃惊地问。

“说搞副业也行，去长青养猪场给队里拉两头良种母猪，来回得三、四天。”李队长说完就问铁柱：“怎么样？”

铁柱也不知该怎么回答才好了。他迟疑地望着老潘头，

意思是：“大伯，你说呢？”

半天没说话的老潘头把烟袋从嘴里移开，对铁柱说：“水坝上的石头够用十天八天的了，一口猪就是一座‘小化肥厂’，去！”说着也忙下了地，招呼铁柱一起去看看车，缺啥少啥，早做准备。李队长又问老潘头的身体能不能支撑得住，是不是换一个人跟铁柱去。老潘头说了句“不碍事”，早走到院里去了。

不巧，这天夜里老潘头发了高烧。赤脚医生给他扎了几针，又吃了药，下半夜病好了一些。第二天一早，他就爬起来套车去了。大伙劝他在家休息休息，找别人跟车去。说了半天，他还是那句话：“头疼脑热的，不碍事。”李队长和铁柱一看实在劝不住，只好给他披了一件大皮袄，让他上车。临上车，老潘头好象还有什么心事，他把车上的东西又检查了一遍，又在院里搜寻着什么，最后从牲口圈棚里抱来两块木板子，扔在车上。铁柱正要问大伯的用意，一想，不用问了，大伯的车上没有多余的东西……

这次出车倒很顺利。当他们爷俩赶车返回来的时候，眼看离家还有二十多里地了，不知怎么老天突然变了脸，西北风呜呜一刮，送来了飘飘扬扬的漫天雪花。铁柱挥了挥鞭子，吆喝着牲口，回过头来对大伯说：“咱们加点紧吧！”可是铁柱一愣：不知什么时候大伯把身上的大皮袄给车上的两口猪搭上了。这冷天，大伯再感冒了可麻烦了。铁柱忙脱下自己的皮袄，硬塞给大伯，吆喝着牲口一溜小跑。跑着跑着，只听铁柱“吁”地一声，大车“吱”地一下停住了。眼前是十七、八丈宽的马架子河，河水夹着白花花的冰块奔腾而下，不时传来嚓嚓的冰块

撞击声。周围左右的人都知道，马架子河是有名的“嘎河”，沙泥河底一天一变，在这里大车打误是常事。铁柱看了看河，又回头看了看车上大皮袄盖着的两口母猪，便把手里的鞭子递给老潘头说：“大伯，你赶，我踩道！”说罢，腾地跳下车，不等老潘头答话，便“噔噔噔”地走到河里去了。老潘头扬起鞭子，疼爱地望着齐大腿深的河里稳步前进的铁柱，脸上浮现出满意的微笑，轻轻地点着头。大车安安稳稳地到了对岸。

过了河，铁柱抖了抖淌着水的棉裤，伸手来接大伯手里的鞭子，大伯却把身上的大衣递了过去。铁柱说什么也不要，急忙吆起牲口赶路。可是刚走不远，只听大伯的烟锅敲了几下。铁柱又是一楞，赶忙刹住车，但一看大伯的眼神并没有生气的样子，这才把紧绷着的弦松开，心里说：“大伯平白无故又敲烟袋锅，闹了我一场虚惊。”这时大伯用手指了一下河那边。铁柱定神一望，糟糕，不知哪的一辆车，没注意绕路，径直向河里赶去，铁柱跳下车对着那大车喊，可是风雪太大，那位赶车的还没等听清，大车已经下到河里去了。还没到河中心，大车就趴在那里不动了。车把式的大鞭甩得“啪啪”直响，四头牲口的十六个蹄子干蹬，大车还是不动。

这时，铁柱二话没说，卸下两个头梢骡子，牵着牲口，蹚着冰水向河心走去。铁柱和那位车把式把这两头骡子套上，可是一叫套，在厚厚的冰层中车还是出不去。脚被冰碴水刺得猫咬似地疼，但是，铁柱看看那一车水泥，心急得什么似的，头上已经沁出了汗珠。

“来，把这两块板子垫上。”听见熟悉的话音，铁柱回头一看，是大伯抱着两块厚木板沉稳地站在冰水里。铁柱心疼得

嘴唇直颤：“你……你……”“你快点吧！”大伯又象发命令似地说。两块木板往车轱辘下一垫，再一叫套，大车到底赶出去了。在那位车把式连连道谢的时候，铁柱摆摆手说：“一个目标。”老潘头满意地点了点头，笑了。

爷俩坐在车上，西北风一吹，棉裤立刻变成了冰筒，棉鞋成了冰块，一敲当当响。老潘头的厚嘴唇有点发紫，但是眼睛里闪耀着愉快的光。他想拔出烟袋抽袋烟，可是一摸烟袋，不知什么时候弄丢了。铁柱忙把烟袋递过来，笑着说：“在河里弄车的时候，你烟袋掉了，我就拣起来插在腰里了。大伯的烟袋可不能丢，留着给我经常敲着点！”

老潘头看着这个虎彪彪的小伙子，回想着几个月来的风风雨雨，和悦地微笑着说：“我不过给你带带路。明天你该一个人出车了。”

听了大伯的这句话，铁柱心里猛地震了一下。他以前是那么心急火燎地想接鞭子，可是现在又多么不愿让大伯离开他呀！在大伯的身上有多少东西应该学呀！他真责怪自己学得太少了。这个爱说爱道的小伙子憋了半天，才恳求地说：“大伯，我再跟你学习几天吧！”

“不用。”大伯打断他的话说：“好好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书，多听贫下中农的意见，认准路，好好干吧！别忘了继续革命！”

铁柱眼里含着热泪，说不出话来。他紧紧握住大鞭挥了两下，牲口撒开四蹄，沿着大路“得得”地跑起来……

选自天津人民出版社《麦花香》一书

大 路 旁

何 春 生

一

路，笔直的路！红五月的太阳一团火热，晒得路边的千丈树绿光闪闪。鹰在云朵里奋飞，鸟在绿叶下歌唱。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热潮中，又迎来了今年小春的丰收。喜看这条路上，奔腾着送战备粮的洪流：从早到晚，人啊、粮啊，涌不完，扁担串儿咕咕飞过，穿流不息。真是十里黄金路，欢声昼夜响啊！

送粮路边，有棵浓荫匝地的巴豆树，掩映着一架小巧可爱的瓦房，住着两个知识青年：陈梅和周晓。眼下，这两个比葱茏的绿叶还朝气蓬勃的姑娘，刚从田间插秧收午工回来，正遇上张大嫂挑着沉甸甸的水桶从这儿路过，陈梅随口问道：“张大嫂，给你的凉水摊送水呀？”张大嫂搁下桶，惬意地回答说：“咋个不是！你不晓得，大路上挑粮的人多，天气又热，凉水硬是卖得！这不，又是一挑……”说话间，看见一个送粮的青年社员，放下担子，朝这边走来。张大嫂心想是买水喝的吧，笑着脸迎上去招呼：“这位兄弟，那边摊上喝水嘛！”谁知那社员硬梆梆地说：“我不喝你那个水！”却走来向着陈梅：“同志，找

瓢冷水喝行不？”陈梅高兴地答道：“行，你等等！”说着跑进屋去。张大嫂好生不悦，白了那青年社员一眼，叽咕道：“哼，两分钱都稀奇！”一脸不屑的神气，担着桶往自己的凉水摊上去了。

屋外，什么事儿都好奇的周晓和青年社员说起话来：“同志，你为哪样不喝她的水呢？”那社员说：“凉水摊上的水不好。”周晓瞟了张大嫂那边一眼，十分赞同地说：“就是！那水是生水，喝了肚子疼；就放点糖精，两分钱一杯，也太不合理。”那社员说：“是啊，那水有股资本主义气气。买水吃的人肚子疼，卖水的人脑壳昏。”

陈梅端着开水出来，刚好把这话听进耳朵里。等那社员喝了水，担起他的粮担一阵风似的去了以后，陈梅还望着他的背影，在想什么。周晓不禁问道：“陈梅，你怎么啦？”陈梅沉思地说：“我在想刚才这个同志说的话。栽秧的时候，社员们也这样议论呢。送粮路上那些卖水摊，反映了什么思想？”周晓见她那认真的样子，扑哧一笑，说：“我还说啥子事，原来想这个；这种事也想，你还想得完呀？一两分钱的事，到底丁丁小。”但是陈梅仍然很郑重地说：“周晓，说小也不小，你看送粮路边有多少卖水摊？”随着她的目光望去，周晓这才发现卖水摊真的不少。张大嫂的、朱二婆的，还有富农老头的孙子双财的，看得见的有几个。陈梅说：“他们用生水当开水，不管送粮的人喝了怎样，那是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思想。摆水摊的，都是我们的社员，他们不紧紧和集体经济靠在一堆，却去做各人的小生意，这不正说明剥削阶级思想正毒害我们的队伍吗？”周晓恍然大悟地说：“当真是啊！”陈梅又问她：“周晓，毛主席关于